

陳敬元 Chen Ching-Yuan

畫畫這件事情從非常小就開始，我不太記得確切的年紀，但非常小就開始。爸爸以前也喜歡畫畫，本來打算去唸台藝大，但爺爺不希望他走這條路，便要求他去考公立大學。後來他進了成大數學系，那是他最討厭的學科。爸爸結婚後為了養家，肄業進入台電工作，因為工作關係，一家人就從台南搬到嘉義定居，在工作之餘也到水墨畫室學畫，參加當地的美術協會展覽。在嘉義的那段時間，我沒事就會塗鴉畫畫，跟很多小朋友一樣，假日到公園參加寫生比賽，那時常常很多人跟我說，我畫的不像小孩子，可能是太成熟或是太拘謹了？我陸續進入黃照芳老師、戴明德老師以及陳哲老師的畫室畫畫，一路進入蘭潭國中美術班、嘉義高中美術班就讀。我想台灣在我們這個世代從美術班體系出來的，前半段的求學歷程應該都非常相似。可能南部風氣相對保守，而美術班在實際意義上就是資優班，因此考上公立大學、進入師範體系就能有鐵飯碗的觀念深植在每個家長和學生的心中，也成為當時班上的集體目標。在國高中術科的主要內容安排上，除了基礎技術課程和美術史等教學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為了每隔三年的術科考試流程做準備。速度、構圖原則、色彩等概念被置入於框架之內衍伸出一套應對模式，靜物畫也成為學校跟畫室最常演練的對象跟題材。

國立師範大學一直是高中三年老師跟學生心中的第一志願，會報考北藝大其實是個意外，當時網路資訊不像現在這麼充足，而在此之前又只有一位學姊進入北藝大（國立藝術學院）就讀，可說是非常冷門的選擇，流傳在老師和同學之間對於兩間學校的描述只有「教學風格不同」、「路線不一樣」等模糊的詞彙，因此我決定上台北「實地探勘」三間大學，感受一下學校的氛圍。而後，我很直觀的選擇了當時還有很多毛胚屋、有著大草原和漂亮游泳池的北藝大，可能是因為那最符合我對於藝術大學的想像吧。後來班上同學總共有八位同學同時考上北藝大。北藝大交通不太方便，剛開始的兩年的時間除了窩山頭上探索校內未完成的工地建築和後山一大片森林，也常去看戲劇系和舞蹈系的課堂呈現、學期製作，每到各大影展開始前總是和同學捧著手冊熬夜搶票，一連看完好幾場電影還要衝幾場地下社會和河岸留言的表演才肯爬回山上。大一時系上還沒有太嚴格的管制，系館自深夜到凌晨四五點都還是一片燈火通明，瀟灑著一股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常常和學長姐爬上系館屋頂聊天看日出、夜衝陽明山、或是待在系館工作室看學長姐分享的音樂MV。

進入大學的第一年，選修了陳國強老師的水彩課，在那堂課上可以說是對當時的我投下一顆震撼彈，許多過去對於「畫畫」的認知都被顛覆了，高中時許多基本功練習固然是藝術教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但或許是為了升學考試及體制要求，某些訓練模式變得較為僵化樣板，除了打掉過去深植腦中關於構圖、技法、完整度等慣用手法，老師也在堂課介紹了Kefer、Clement、席勒、透納、賈克梅蒂的紙上作品，雖然當時對於老師犀利和充滿術語的傳達總是一知半解，我卻很直接地著迷於這些創作者的線條表現，也因此開始到圖書館和亞典書店翻閱大量畫冊，這些製作精美的出版品不論在印刷品質或裝幀設計都充滿了許多與原作對話的巧思，促使我開始到處收集喜歡的畫冊、Artists book或是獨立出版的圖像刊物。從中世紀的繪畫到文藝復興時期到近代的Peter Doig、Neo Rauth、李希特。日本的浮世繪到同人誌，我特別喜歡觀察具象繪畫因為時代的演進和觀看方式、技術的改變之下對於繪畫表現手法的影響。接著大二葉竹盛老師的抽象素描課，開始了一連串的媒材和畫面構成的實驗，也和當時在課堂上表現突出的轉學生林亦軒成為好朋友，時常跟他討論作品，那時後亦軒已經有自己很清晰的繪畫風格，我們常常在晚上騎著機車到24小時的誠品書店，翻書翻到天亮，吃完NY貝果的早餐後才越過大度路回到關渡。

大三有了第一次自助旅行，和高中同學組團到威尼斯看雙年展，記得那時候對William Kentridge 融合繪畫、動態影像，超現實和蒙太奇畫面處理的作品，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讓我對於不同形式的表現手法產生興趣。接下來幾年之中，就較為積極的申請各種補助和獎項到其他國家參訪，透過觀看許多作品的原作，在過程中慢慢拼湊和摸索自己對於繪畫的理解和創作的方向，過去高中時為了練就技巧而畫，過渡到觀看、理解畫畫這件事、到創作上的表達，花了很長的時間摸索。雖然這些過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捲土重來，但每次過於習慣某件事，就會開始感到焦慮和不舒適。隨著關渡美術館的開幕，如邱建仁、謝牧岐、余政達、王亮尹等許多學長姐開始藉著校內外的獎項、展覽和美術館的典藏計畫受到關注，也紛紛和畫廊展開合作關係。後來更因為COQ、受到日本超扁平影響的動漫美學、弱繪畫等展覽，帶動一波對於年輕世代創作的討論熱潮，頓挫藝術、喃喃自語等辭彙也紛紛出籠，學院裡也形成許多像是萬德男孩、復興漢工作室、大風景地等創作團體。許多策展人和商業空間、替代空間的展覽也都把目光轉向這個世代的創作者身上。

對我們這個世代來說，從陳雲林事件之後的野草莓運動到服貿算是台灣政治動盪比較大的一段時間，那時很希望能夠用一種較為感性私密的方式來描述和想像台灣模糊又曖昧的歷史和國際處境，但又想用一種奇觀的視覺呈現，於是創作了三連作的大型絹印版畫。研究所一年級的時候，也因為姚瑞中老師的關係到了非常廟舉辦第一次正式的個展《液態島嶼》，並延續這個主題持續發展，過程中不斷改變並探索不同的表現形式，也參與了一些創作團體。到了2013年的個展《信號彈》展出的小型油畫作品，才開始專注地回到繪畫創作。